

火针疗法的器械、手法、选穴及临床应用现状述评[▲]

苏丹璐¹ 富林¹ 雷龙鸣² 陈招^{3*}

(1 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广西南宁市 530001;2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广西南宁市 530023;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中医科,广西南宁市 530022)



陈招,医学硕士,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体重管理、神经性疾病康复治疗。主持省级科研项目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省市级课题十余项,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4篇,其中核心期刊2篇,参与撰写并发表SCI论文1篇。主要社会任职:广西中西医结合学会体重管理与精准减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针灸学会肥胖专病联盟成员。

【摘要】 火针疗法作为中医传统特色外治疗法,在多种疾病尤其是难治性慢性病的治疗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本文从火针疗法的针具规格、操作术式、主要治疗或辅助治疗病症,以及临床应用的选穴思路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与回顾,旨在为火针疗法的临床实践应用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火针疗法;针刺疗法;穴位;临床应用;文献述评

【文章编号】 1673-6575(2025)04-0389-05

DOI:10.11864/j.issn.1673.2025.04.03

火针疗法是指将针具针尖端烧红后迅速刺入治疗部位的针灸治疗方法。该疗法历史悠久,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已明确记载火针针具及火针疗法的适应证,有学者推测,火针疗法在临床中的应用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乃至更早时期^[1]。在历代中医著作中,火针及火针疗法有不同的称呼,如《黄帝内经》称其为“大针”“燔针”“劫刺”及“焮刺”等,《伤寒论》称其为“烧针”,在其他医学著作中火针还有“煨针”“白针”“武针”等称谓^[2]。火针疗法除具有疏经通络、行气活血、调整脏腑功能等常规针刺的治疗作用外,还兼具温经散寒、通络止痛的作用。长期以来,火针疗法凭借其显著的疗效,获得广大医生和患者的认可与青睐,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从火针针具的选择及操作手法、适应病症及其

安全性等方面对火针疗法的临床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1 火针针具的选择及操作手法

火针,因施术需以火将针身烧至通红而得名,其形制与常规针具相近。操作时须将针身置于火上烧至通红,再迅速刺入人体特定部位或穴位至适当深度,随即快速拔出。因此,标准火针疗法所采用的针具多为金属材质,其核心操作技术可概括为“烧红、速刺、急退”。

1.1 针具的选择 与普通针刺相比,火针增加了烧灼功能,因需避免烧红的针体在刺入人体过程中出现弯曲,传统的火针针具直径通常粗于常规针刺针具。由此可见,火针治疗时不仅具备针刺的机械刺激,还兼具高温烧灼的刺激,其整体刺激强度较普通针刺明显增强。据此,针刺与烧灼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是火针疗法发挥临床疗效的两大作用机制。

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围绕火针的功能、操作的便利性等问题对火针针具及操作方法进行了改良。师怀堂发明的师氏火针显著提升了火针的治疗效果^[3]。师氏火针分为尖头火针、平头火针及铲状头火针,其

▲基金项目: 第七批广西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西中医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康复中心建设单位项目(编号:国中医药医政函[2023]255号);广西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康复学)建设试点项目(编号:桂中医药科教发[2023]13号);广西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康复学)建设项目(编号:GZXK-Z-20-32)

*通信作者

雷龙鸣为共同通信作者。

中,尖头火针为常规的火针,平头火针强化了对浅表组织的烙灼功能,铲状头火针则可在高温状态下实现对病变组织的切割。因此,与传统常规火针相比,该改良针具在治疗某些需要烙灼和切割病变组织的疾病时更具优势。徐纬等^[4-5]对师氏火针进行改良并用于多发性跖疣的治疗,其根据疣体大小选用不同的火针针具和操作术式,如疣体较深则采用尖头火针,直刺疣体中心直至基底处;疣体基盘较大者仍选用尖头火针,通过多针点刺覆盖病灶;疣体较大者则需要术者一手用无菌镊夹持疣体,另一手用烧红的铲状头火针切割疣体,最后在火针点刺针眼处及修剪后疣体处用平头火针进行烙灼,以进一步破坏病变组织。以上研究结果显示,该改良方法用于治疗多发性跖疣,病灶清除更彻底、疗效更优,且创口出血少、安全性好。有学者针对火针操作时针刺深度难以精准控制的问题,对常规火针针具进行了改良,其在改良后的火针针芒与针根之间增设了一段直径达2 mm的柄状针体,该结构设计可有效避免操作过程中针体刺入过深,从而提升针刺深度的可控性^[6-7]。笔者认为,基于该改良方法将针芒设计成不同长短的规格,可更好地适应穴位深浅及皮下组织厚薄各异的临床需求,有助于精准控制刺入深度,避免因进针过深引发的安全风险。火针操作前须点火烧针,这对操作环境提出一定要求;此外,出于安全考量,临床医生使用烧红的针尖刺入时,常因进针速度过快而导致针刺深度不足或定位偏差。为解决上述问题,新型电火针应运而生,其不仅能克服传统火针的操作难点,还具有治疗剂量稳定可控、针体更换便捷等优点,且临床疗效可靠^[8]。

目前,除专为火针疗法设计的特制针具外,不少临床医师也将常规毫针、刃针作为火针疗法的针具,并分别称之为“毫火针^[9]”“火刃针^[10]”。操作上,除传统的快进快出、不予留针的方式外,还可根据治疗需求适当留针以增强针刺治疗效果。这不仅拓展了火针疗法的工具选择,还拓宽了其临床应用范围,部分医疗器械公司也开发了毫火针这类专用火针针具,如赵爽^[11]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痛的火针,即为毫火针。

1.2 操作手法 快进快出是火针疗法的操作要点,但临床中为了增强排毒邪的治疗效果,出针后常配合其他辅助操作,如挤压排出脓液或渗出液,或加用拔罐法以吸出瘀血与毒邪。杜军等^[12]应用火针疗法治疗带状疱疹时,强调在刺破疱疹并快速出针后,需立即用干棉签自水疱一侧滚转至另一侧,以彻底挤

出疱液。吕计宝等^[13]应用火针结合拔罐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火针出针后,在针口处使用闪火法拔罐,常可吸出少量色清或色黄的黏稠液体,以达到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治疗作用。

2 火针疗法治疗或辅助治疗的主要病症

2.1 在外科疾病中的应用 火针疗法在外科病症治疗中的应用历史悠久,历代文献对其适应证的记载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如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附骨疽,若失时不消成脓者,用火针”;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提及“凡痈按之大坚者,未有脓……用铍针脓深难见,肉厚而生者用火针”;元代齐德之《外科精义》记述“夫疮疽既作,毒热聚攻,蚀其膏膜,肌肉腐烂,若不针烙,毒气无从而解”;明代高武《针灸聚英》也指出“火针者,宜破痈毒发背,溃脓在内,外皮无头者,但按肿软不坚者以溃脓”。现代文献亦有报道,火针疗法对囊肿性痤疮、毛囊炎、疖肿、表皮囊肿、感染性皮脂腺囊肿等多种外科病症疗效显著,且不易遗留瘢痕^[14]。张华秀等^[15]研究显示,采用火针烙法联合复方黄连油涂剂治疗体表脓肿,可有效加快创面愈合速度、缓解疼痛、减少换药次数,显著提高患者满意度。Li等^[16]研究显示,火针联合外用莫匹罗星治疗小儿皮肤脓肿效果显著,其纳入的17例患儿的脓肿病灶均在4~14 d内愈合(中位愈合时间为6 d),且无瘢痕遗留和不良事件发生。笔者认为,针对小儿皮肤脓肿,早期采用以火针为主的综合疗法,可作为切开引流术的有效替代方案之一。从作用机制看,火针疗法治疗外科疾病主要基于其针刺与烧灼功能的双重作用,通过将针刺的机械刺激与高温烧灼相结合,能够有效处理体表脓肿等外科病症,实现切开引流、烧灼止血及促进创面愈合等多重治疗目的。

2.2 在皮肤科病症中的应用 火针疗法在皮肤科病症治疗中的应用亦较多。有研究采用火针联合盐酸多西环素片治疗中重度痤疮,结果发现该方法能显著改善痤疮炎症性皮损,抑制痤疮炎症后色素沉着及瘢痕形成,且安全性良好^[17]。传统火针疗法通过烧灼作用可以有效治疗跖疣,而徐纬等^[18]采用皮肤镜引导下改良火针刺法治疗多发性跖疣,结果显示该疗法展现出更优的临床疗效,其不仅能较为彻底地清除疣体,还能减少治疗次数,显著降低复发率,且创口感染风险低,安全性更高。白癜风是皮肤科中的一类难治性疾病。临床研究发现,火针疗法用于非节段型稳定期白癜风治疗安全有效^[19]。另有系

统评价研究结果提示,火针联合308 nm准分子激光治疗白癜风,其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良好^[20]。作为非药物治疗方法,火针疗法为白癜风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以上文献提示,火针疗法在痤疮、跖疣等常见皮肤病,以及白癜风等难治性皮肤病的治疗中均获得显著疗效,推测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有关。

2.3 在肌肉骨骼疼痛病症中的应用 肌肉骨骼疼痛病症在中医学中属于痹病范畴,火针用于治疗痹病的记载可追溯至《黄帝内经》。如《黄帝内经·灵枢·官针》记载“焮刺者,刺焮针则取痹也”;《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记载“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焮针动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焮针药熨”,指出火针可用于筋骨疼痛病症的治疗。膝骨关节炎是临床常见的筋骨疼痛病症,口服药物治疗虽有一定疗效,但中药起效相对较慢且疗效不稳定,西药易引发不良反应。部分研究结果显示,火针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可获得良好的疗效。例如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表明,火针疗法与外用阳性对照药物双氯芬酸二乙胺乳剂均能有效缓解疼痛症状、改善关节功能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这为火针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的有效性提供可靠依据^[21]。张振丰等^[22]研究结果显示,火针疗法在提高临床疗效、改善关节功能和降低肿瘤坏死因子- α 、白细胞介素-6等炎症因子水平方面均优于常规针刺治疗($P<0.05$),其在颈肩背痛的治疗中也具有较好的疗效及安全性。有学者研究发现,与单纯毫针治疗相比,毫针联合火针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可以显著提高治疗效果,且具有见效快、无不良反应的优势^[23]。宋利娜等^[24]研究发现,与单纯易化牵伸训练治疗相比,易化牵伸训练联合火针疗法治疗颈肩痛有较好疗效,能显著缓解患者疼痛症状,且安全性良好。综上,火针疗法在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等多种病症方面安全、有效,其治疗作用可能与局部火针松解及调节全身免疫炎症反应有关。

2.4 在其他病症中的应用 一项Meta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火针与温针疗法治疗急性痛风的效果良好,且不良反应少^[25]。王瑞等^[26]的系统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火针疗法在改善关节压痛指数、关节肿胀指数、晨僵时间、红细胞沉降率,以及提高临床总有效率方面均优于普通针刺或常规西药治疗,且复发率更低。付雅楠等^[27]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火针疗法的临床疗效优于针刺治疗和口服蒙脱石散治疗,其可以更好地改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评分、中医

证候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杨艺等^[28]介绍刘清国运用火针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临床经验,总结出用火针治疗儿童抽动障碍时选取神庭、本神、囟会、百会、四神聪、风池和风府为主穴,用细火针速刺,每穴2~3针,疗效显著。由此可见,除外科疾病、皮肤科疾病和肌肉骨骼疼痛病症外,火针在治疗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等多种病症方面也凸显其优势。

3 火针疗法的有效性及其安全性评价

先贤医家认为,火针疗法在治疗某些适应病症方面具有较好的疗效,如《黄帝内经·灵枢·厥病》记载“肠中有虫瘕及蛟蛭……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提示火针疗法对腹中虫证有效。《圣济总录·钩割针镰》记载“凡日生顽翳者,可用火烧铜针轻点……点之不痛,勿用别法”,指出火针疗法是推荐优先采用治疗“日生顽翳”的有效方法。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火针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可获得较好的疗效,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29-31]。此外,郑浩莹等^[32]研究结果也提示火针疗法对脓肿期乳腺炎具有良好的排脓消肿作用,且起效快,创伤小,安全性好。董艳等^[33]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常规西医治疗、膀胱功能训练、火针疗法三者联合治疗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时,其疗效显著优于常规西医治疗联合膀胱功能训练,该治疗方案可以促进患者膀胱功能恢复,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另有研究发现,火针疗法对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所出现的恶心呕吐症状也显示出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34]。

4 火针疗法的临床选穴思路

4.1 局部取穴 《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对火针针具的形态特点有明确记载:“九曰大针,长四寸……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这反映出早期火针针具规格偏粗。基于这一特点可推测,火针多用于局部疾病治疗,尤其适用于外科病症,故其选穴多为病变局部取穴,与后世所称“阿是穴”的概念相符。这一局部取穴思路也与《黄帝内经·灵枢·经筋》提出的“治在焮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观点一致,进一步印证了局部取穴是火针疗法的主要选穴方法。以火针疗法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为例,阿是穴即该病症火针疗法的基础选穴。王恩新^[35]研究发现,对气血不足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选取阿是穴进行火针治疗,并配合益气活血汤治疗可

获得显著疗效。在此基础上,选取患侧相应节段的夹脊穴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进行火针治疗也可获得满意效果^[36]。原因可能是,患侧相应节段的夹脊穴仍属于阿是穴范畴,其对应位置也是疱疹病毒侵犯的脊神经所在。

4.2 远部取穴与对症取穴 随着火针针具形态的改变,临床上开始应用规格较细的针具。如《圣济总录·钩割针镰》记载:“凡目生顽翳者,可用火烧铜针轻点……点之不痛,勿用别法”,结合“轻点”“不痛”的操作描述可推测当时用于眼部病症的火针针具已明显偏细。细火针的应用拓展了火针疗法的适应证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外科病症,而是逐渐延伸至内科病症的治疗领域,其选穴思路与毫针刺选穴思路趋于一致,即除保留局部取穴外,更多地应用了远部取穴和对症取穴。其中,远部取穴主要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经络理论选取穴位,对症取穴多基于临床实践经验取穴。金宜慧等^[37]报告,应用火针治疗晚期肺癌的选穴为中府、云门、定喘、三阴交、阴陵泉、外劳宫等穴位,其取穴思路是中府、云门、定喘为局部取穴,三阴交、阴陵泉、外劳宫为远部取穴,即辨证取穴。在应用火针治疗外科病时,也可以按照中医学理论进行辨证取穴,如徐世谦等^[38]在应用火针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时,除常规选取病灶局部及患侧相应节段的夹脊穴外,还选取了血海穴,该方法即为辨证取穴的选穴思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症选穴在火针疗法中的应用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病症都有经验效穴。

5 小结与展望

火针疗法凭借其独特的治疗机制,在临床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疗效,尤其是某些特定病症,可能被视为最佳治疗方法。通过整理文献发现,皮肤病和痹证是火针疗法的主要治疗领域,其可能通过针刺刺激经络气血和借助烧灼温通散结发挥临床疗效。虽然火针疗法在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1)火针针口与药物的结合应用仍有待探讨。虽然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提到“以火针针结子中央,作两下,去针讫,乃涂少许膏药,无者杂油亦得”,但此处用膏药或杂油的目的可能是保护创口而不是强化疗效。火针针口如能外用具有治疗作用的药物,或许可以提高火针疗法的治疗效果,但这方面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探索。(2)火针针具的优化升级亟待解决。虽然目前火针针具种类较多,但仍然不能满足提高临床疗效与保证安全

的需求,故火针针具仍需进一步改进与优化。(3)火针疗法的治疗潜力尚需挖掘。虽然火针疗法在皮肤科、肌肉骨骼疼痛等病症方面的治疗体系较为成熟,但其在内科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报告仍然较少,今后应该从火针疗法的作用原理入手,进一步研究火针疗法在疑难病中的应用。

参 考 文 献

- [1] 黄昌锦,黄应杰,陈楚云.火针疗法的发展源流[J].中国针灸,2013,33(5):455-458.
- [2] 董新利,高莉丽,刘志帅.火针点刺治疗带状疱疹的临床应用[C]//山东针灸学会.2025年山东针灸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论文集.滨州:滨州市中医医院,2025:26-28.
- [3] 师怀堂.中医临床新九针疗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301-305.
- [4] 徐纬,周日花.改良火针刺法治疗跖疣35例[J].中国针灸,2017,37(9):1000.
- [5] 陈娜,徐纬,叶文雄,等.足三里水针疗法联合改良火针治疗多发性跖疣的疗效观察[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24,34(9):842-844.
- [6] 旷秋和.改良火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疗效观察[J].新中医,2013,45(3):137-139.
- [7] 旷秋和.改良火针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2010,19(3):414-416.
- [8] 苏莹,吴媚,范红兵.电火针联合身痛逐瘀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观察[J].空军航空医学,2025,41(3):221-224.
- [9] 陈炫伶,叶小琳,谢芊,等.基于“枢机”理论运用毫火针激痛点治疗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疗效观察[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42(7):1693-1699.
- [10] 凌佳霞.火刃针结合拔罐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气滞血瘀型)的临床观察[D].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2024.
- [11] 赵爽.毫火针疗法联合氦氖激光治疗带状疱疹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后遗神经痛的影响[J].医疗装备,2022,35(16):96-98.
- [12] 杜军,杨沁源,单采霞,等.火针疗法辅助治疗肝经郁热型带状疱疹效果观察[J].中国乡村医药,2024,31(3):15-16.
- [13] 吕计宝,赵玉峰,冯玉雄,等.火针结合拔罐治疗风寒湿痹型膝关节关节炎的临床效果[J].广西医学,2017,39(7):1077-1079.
- [14] 李心宽.火针结合中药治疗囊肿感染性皮肤病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25,41(7):1493-1494.
- [15] 张华秀,黄欣欣,王璐,等.火针烙法联合复方黄连油涂剂治疗体表脓肿的效果[J].实用临床医学,2025,26(3):86-89.

- [16] Li M, Zhu X, Cao Z, et al. Fire needle combined topical mupirocin for the treatment of simple skin abscess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a case series[J]. *Infect Drug Resist*, 2023, 16: 3683–3692.
- [17] 姚冬梅,陈娟娟.火针联合盐酸多西环素片治疗中重度痤疮临床研究[J]. *新中医*,2025,57(12):120–125.
- [18] 徐纬,王松,叶文雄,等.皮肤镜引导下改良火针刺法治疗多发性跖疣的随机对照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期刊*,2025,24(3):199–204.
- [19] Wang Y, Lin M, Huang F,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ire needle therapy in treating non-segmental stable vitiligo: a randomized self-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J]. *J Cosmet Dermatol*, 2024, 23(10): 3335–3346.
- [20] Guo C, Gu X, Zhang J, et al. Efficacy of fire needle combined with 308 nm excimer laser therapy for vitiligo: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J Cosmet Dermatol*, 2024, 23(8): 2592–2602.
- [21] Wang M, Xu X, Zhao B, et al. Fire needling therapy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versus external diclofenac diethylamine emulgel for knee osteoarthritis: study protocol for 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 Pain Res*, 2023, 16: 1381–1390.
- [22] 张振丰,李春宁,杨琪琪,等.火针齐刺联合针刺治疗急性期膝关节炎寒湿痹阻证疗效研究[J]. *陕西中医*, 2025,46(7):968–972.
- [23] Wang L, Liang R, Cheng H, et al.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filiform needle combined with fire needle for cervical radiculopathy due to wind-cold obstructing the meridians[J]. *J Acupunct Tuina Sci*, 2024, 22(2): 140–146.
- [24] 宋利娜,王正辉,陈冲,等.火针疗法联合易化牵伸训练治疗颈肩痛的研究[J]. *中医研究*,2025,38(7):67–71.
- [25] Hwang JH, Song A, Song H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ire needling and warm needling on acute gout[J]. *J Pharmacopuncture*, 2022, 25(4): 301–316.
- [26] 王瑞,杜凯,李忠正,等.火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床疗效 Meta 分析[J]. *上海针灸杂志*,2025,44(3):296–303.
- [27] 付雅楠,黄莹,李姣,等.火针疗法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肝郁脾虚证的临床疗效观察[J]. *天津中医药*, 2025,42(2):163–168.
- [28] 杨艺,徐萌,龚玉,等.刘清国运用头火针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经验摘要[J]. *中国针灸*,2025,45(5):683–687.
- [29] Liu T, Lian Q, Zeng Y, et al. Clinical efficacy of fire-needle warmin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of cold-dampness type and its effect on serum IL-1 β and MMP-3[J]. *Clin Rheumatol*, 2025, 44(7): 3003–3011.
- [30] 赵艳霞,林忆诗,谢丽琴,等.单纯火针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 Meta 分析[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24, 18(16): 139–144.
- [31] 黄咏怡,覃书颖,陈绍坤,等.不同针刺方法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疗效的网状 Meta 分析[J]. *时珍国医国药*, 2025,36(14):2792–2800.
- [32] 郑洁莹,仲文莉,王玥琦,等.火针联合聚乳二号方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脓肿期临床研究[J].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3(6):13–17.
- [33] 董艳,刘震钢,刘媛,等.火针联合膀胱功能训练治疗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随机对照试验[J]. *中国针灸*,2024,44(12):1395–1400.
- [34] 肖青娥,陈子茵,焦俊玥,等.岭南火针疗法预防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的随机对照试验[J]. *中医肿瘤学杂志*, 2024,6(5):46–53.
- [35] 王恩新.火针配合益气活血汤治疗气血不足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临床观察[J]. *光明中医*, 2022,37(14): 2486–2488.
- [36] 黄莹,谭凤芝,汪金宇,等.火针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临床观察[J]. *光明中医*,2020,35(5):713–715.
- [37] 金宜慧,俞林琪,陈滨海,等.从奇正相合论治火针治疗晚期肺癌举隅[J]. *中国乡村医药*,2025,32(5):36–38.
- [38] 徐世谦,孙丽,孟辉,等.火针配合活血散瘀汤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效果观察[J]. *中国社区医师*,2023, 39(13):68–70.

(收稿日期:2025-07-03 修回日期:2025-08-10)